

中国禁毁小说壹佰壹拾部

# 欢喜冤家

(清) 西湖渔隐

笔落风雨说事态炎凉

描不尽三教九流众生相

思凝血泪述人情冷暖

写不完男男女女人间事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# 欢喜冤家

[明] 西湖渔隐 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禁毁小说 110 部·才子佳人、艳情卷 . 2/萧林主编 . - 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01.5

ISBN 7-5387-1529-0

I. 中... II. 萧... III. ①古典小说-作品集-中国②禁书-中国-古代-选集 IV. I2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16138 号

## 中国禁毁小说 110 部·才子佳人、艳情卷 (二)

---

作 者: [明] 吴敬所等

丛书主编: 萧 林

责任编辑: 张秀枫

责任校对: 张秀枫

装帧设计: 龙震海

出 版: 时代文艺出版社
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: 130021 电话: 5638648)

发 行: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印 刷: 北京市通州华龙印刷厂

开 本: 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字 数: 4400 千字

印 张: 204

版 次: 2001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---

书 号: ISBN 7-5387-1529-0/I·1474

本套定价: 1200.00 元

## 导 读

白话短篇小说集《欢喜冤家》，为西湖渔隐著。作者生平不详，此书系明代崇祯十三年（公元1640年）所作，分正、续二集，每集各十二回，每回演述一个故事，多为男女之情。存世有明末山水邻原刊本，藏日本东京大学。前有叙，署“重九日西湖渔隐题于山水邻”。又有崇祯间赏心亭刊本，二十四回，题《贪欢报》。

明代晚期，在文学上出现了一股注重人的自然要求，并在某种程度上轻视有关封建道德的思潮。这股潮流虽自万历三十年（公元1602年）左右起就渐趋衰退但直到明末，仍未消失。《欢喜冤家》也就是这一潮流的产物。如本书第一回“花二娘巧智认情郎”，叙花二娘因丈夫花林成日在外游荡，不但不照顾家庭，反而滥用妻子财物，并气死了自己的父母，夫妻间没有什么感情。后来，她与丈夫的结拜兄弟任龙私通。任龙的未过门的妻子也有外遇，并怀了孕；此事

## 欢喜冤家

若被任龙或那女子的父亲知道，她就有生命危险。花二娘得悉后，就帮助那女子打胎，救了她的性命。她和她的母亲对花二娘都很感谢。花林还有一个结拜兄弟李二白，也曾调戏花二娘，被她拒绝；他怀恨在心。后来得知花二娘与任龙有私情，便串通花家的邻居周裁缝无意间将此事泄露给了任龙的岳母，她立即将此事告诉了花二娘。

花二娘设下巧计，使花林误认李二白在强奸她，遂把李二白杀死；而周裁缝又被官府误认为杀害李二白的凶手，判处了死刑。在这个故事中，作者显然同情花二娘与任龙的私情，憎恶陷害他们的李二白与周裁缝，并赞扬了花二娘在保护自己、打击李二白这一过程中的机智勇敢。这在实际上也就意味着，当妇女在受到丈夫的不公平待遇时，她有权从别的男子身上去获得应有的安慰与爱情的满足；对此加以破坏与陷害的，则是奸恶小人，活该死于非命。这种道德观念，正是晚明进步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，而与封建道德相抵触。

在这个故事里，作者对任龙未过门的妻子何以会有外遇及怀孕的过程，毫无交代；但对花二娘救护这个女子则是肯定的。这也间接反映了作者对此类“伤风败俗”行为的谅解态度。倘若他认为有这种行为的女子是该死的，也就不会肯定花二娘对她的救护了。

这一态度在本书第三回“李月仙割爱救亲夫”中表现得尤为清楚。青年妇女李月仙的丈夫在外地经商，丈夫的结义兄弟章必英则寄住他们家。在一个偶然的时机里，她看到章必英裸体仰卧着。这引发了她的性欲，遂主动与章必英发生了性的关系，并获得了从未有过的愉快。月仙对章必英十分爱慕。从此就是夫妻一般，行则相陪，坐则交股。后来，章

必英为了占有李月仙，两次陷害月仙的丈夫。第一次把月仙丈夫推在水里，差点淹死；第二次又把他送入监牢，诬为大盗的窝主。月仙自丈夫入狱后，百般照顾；为了救丈夫，毫无怨尤地把家产变卖干净。最后不但自己无法生活，丈夫在牢中的费用也无法筹措了。万般无奈，只好与丈夫离异，嫁给了章必英。她本不知丈夫入狱是章必英陷害的，结婚之初，她又暂时忘掉了丈夫而从章必英那里感到了快乐。但她很快就发现了真相，于是立即向官府出首，救出丈夫，夫妇重新团聚；章必英则死于狱中。

如果按照封建道德，李月仙自然是一个极其淫贱的女子，是害得丈夫吃尽苦头并差点送命的罪魁祸首。但在作者笔下，她虽然基于性的要求而与别人私通，在本质上却是善良和勇敢的：她不但千方百计地救护无辜的丈夫，而且当她一旦看清了自己所深爱的章必英的罪恶，就毫不犹豫与他决裂。

从中我们可以看到：作者并未把女子的“失节”（无论是被动的或主动的）视为对其品质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事件。在男女关系问题上的这种较为宽容的观点，也正是晚明进步思潮的组成部分。所以，从此书的思想来看，乃是晚明进步文学潮流的产物。但在艺术上，人物描写失于简单，构思也较平庸，且有明显的模拟痕迹。如“李月仙割爱救亲夫”中李月仙因见章必英裸体仰卧而引发性欲，即袭自《警世通言》卷三十五的“况太守断死孩儿”。

此书不但在思想倾向上与封建道德之间存在着上述矛盾，而且还有若干秽亵描写，在清代康熙以来一再发布禁止淫词小说命令的情况下，它自然属于禁书，在翻印时常改换

### 欢喜冤家

书名。所以，它又有《贪欢报》、《欢喜奇观》、《艳镜》等异名。在道光、咸丰时期的江、浙禁书单上，用的都是《贪欢报》的名称，下注“即《欢喜冤家》。”

(解 扬)

目 录

- 第 一 回 花二娘巧智认情郎 ..... ( 1 )
- 
- 第 二 回 吴千里两世谐佳丽 ..... (23)
- 
- 第 三 回 李月仙割爱救亲夫 ..... (43)
- 
- 第 四 回 香菜恨乔妆奸命妇 ..... (71)
- 
- 第 五 回 日宜园九月牡丹开 ..... (89)
- 
- 第 六 回 伴花楼一时痴取笑 ..... (111)
- 
- 第 七 回 陈之美巧计骗多娇 ..... (125)
-



欢喜冤家

- 第 八 回 铁念三激怒诛淫妇····· (137)
- 
- 第 九 回 乖二官骗落美人局····· (153)
- 
- 第 十 回 许玄之赚出重囚牢····· (176)
- 
- 第 十 一 回 蔡玉奴避雨撞淫僧····· (202)
- 
- 第 十 二 回 汪监生贪财娶寡妇····· (213)
- 
- 第 十 三 回 两房妻暗中双错认····· (223)
- 
- 第 十 四 回 一宵缘约赴两情人····· (234)
- 
- 第 十 五 回 马玉贞汲水遇情郎····· (244)
- 
- 第 十 六 回 费人龙避难逢豪恶····· (261)
- 
- 第 十 七 回 孔良宗负义薄东翁····· (288)
- 
- 第 十 八 回 王有道疑心弃妻子····· (316)
- 
- 第 十 九 回 木知日真托妻寄子····· (337)
- 
- 第 二 十 回 杨玉京假恤孤怜寡····· (352)
-

目 录

第二十一回 朱公子贪淫中毒计…………… (362)

---

第二十二回 黄焕之慕色受官刑…………… (375)

---

第二十三回 梦花生媚引凤鸾交…………… (389)

---

第二十四回 一枝梅空设鸳鸯计…………… (403)

---

## 第一回

### 花二娘巧智认情郎

世事从天不自由，千般恩爱一时仇。  
情人那肯因情死，先结冤家后聚头。

这四句诗，只为世人脱不得酒色财气这四件事，所以做出不好事来。且说个只好酒不好色的人。他生长在松江府华亭县，八团内川沙地方。他父亲名叫花遇春，年将半百，单生得此子，夫妻二人，十分欢喜。长成六岁，上学攻书，取名花林。生得甚不聪明，苦了先生。费尽许多力气，读了三年，书史一句不曾记得。不想到了十岁外，同了几个学生，朝日玩耍。父亲虽严，那里曾怕。先生虽教，那要肯听。他父亲见他不像成器的了，想道这般顽子不能成器，到不如歇了学，待他长成时与他些本钱，做些生意也罢。因此送了先生些束修，竟不读书了。后来一发拘束不定了，他母亲与丈夫商议道：“孩儿不肖，年已长成，终日闲游不能转头。不若娶一房媳妇与他，或者拘留得住。那时劝他务些生业，也

## 欢喜冤家

未可知？”遇春道：“我心正欲如此，此事不宜迟。”即时就去寻了媒婆。那媒婆肚里都有帐的，却说几家女子。曰：“某家某家可好么？”遇春听了道：“这几家倒也都使得，但不知谁是姻缘，须当对神卜问，吉者便成。”别了媒婆，竟投卜肆，占得徐家女子倒是姻缘，馀非吉兆。也罢，用了徐家。又见媒人央他去说。原来此女幼年父母双亡，命无亲族，到在姑娘家里养成。姐夫又死了。人嫌他无娘教训的女儿，故此到十八岁，尚未有人来定，恰好媒人去说。这徐氏姑娘与他家相隔不远，向来晓得花家事情，有田地房产的人家。但不知儿子近日如何？自古媒人口无量斗，未免赞助些好话起来。那徐氏信了，即时出了八字。因此花家选日成亲，少不得备成下礼迎娶过门。请集诸亲，拜堂合卺，揭起方巾花扇。诸人俱看新娘生得如何？但见：

秋水盈盈两眼，春山淡淡双蛾；金莲小巧袜凌波，嫩脸风弹得破。唇似樱桃红绽，乌丝巧挽云螺；皆疑月殿坠嫦娥，只少天香玉兔。

诸人一见，果然生得十分美貌，无不称好。一夜花烛酒筵，天明方散。未免三朝满月，整治酒席，这也不题。好笑这花林娶了这般一个花枝般的浑家，尚兀自疏云懒雨，竟不在温柔乡里 footing。过了几时，仍到街坊上结交了一个不学好的单身光棍，名姓李二白，年纪有三十岁了，专一好吃好赌，引诱人家儿子，哄他钱钞使用。这花林又着他这一道，便将妻子的衣饰，暗地偷去花费，不想他妻子一日寻起衣饰没了许多，方知丈夫偷去卖了，禀明了公婆。还存得几

## 第一回

件衣物，送与婆婆藏了。公婆二人闻知，好生气恼，恨成一病，两口恹恹，俱上床了。好个媳妇，早晚殷勤服侍，并无怨心。央邻请医，服药调治，那里医得好，这花林犹如陌路一般，又去要妻子的衣饰。见没得与他，几次发起酒疯，把妻儿惊得半死。

且说李二白见花林的物件没了，甚是冷淡。他便又去寻一个书生，姓任名龙，年纪未上二十，他父亲在日是个三考出身，后来做了一任典史，趁得千金。不期父母亡过，止存老母，童仆在家。妻子虽定，尚未成亲。故此自己往城外攻书。曾与李二白在亲戚家中会酒，有一面之交。一日途中不期相遇，叙了寒温。恰好又遇花林各叙名姓，李二白一把扯了两个，竟至酒楼上做一个薄薄东道，请着任龙，席上猜三道五，甜言蜜语十分着意。这任龙是个小官心性，一时间又上了他的钩子。次日就拉了花李二人酒肆答席。三人契同道合，竟不去念着之乎者也了，终日吃酒吃食。这花林又是个好酒之徒，故终日亲近了这酒肉弟兄，竟不想着柴米夫妻。他父母一日重一日，哪里医治得好，遇春一命呜呼。花林又不在家，央了邻家四处寻觅方得回来。未免哭了几声，三朝头七，这倒亏了任李二人相帮，入棺出殡治丧料理，不料母亲病重，相继而亡。自然又忙了一番，方才清静。余剩得些衣衫首饰，妻子又难收管，尽将去买酒吃食，使费起来。这番没了父母，竟在家中和哄了。那李二白生出主意道：“我们是异姓骨肉，必要患难相扶。须结拜为弟兄，庶可齐心协力。我年纪痴长，叨做长兄。花弟居二，任弟居三，你二位意下如何？”二人同声道：“正该如此。”三个吃了些香灰酒，从此穿房入户。李二唤徐氏叫二娘，任三叫二娘做二嫂，与

## 欢喜冤家

同胞兄弟一般儿亲热。这李二见花二娘生得美貌，十分爱慕。每席间将眼角传情，花二娘并不理睬他。丈夫虽然不在行，也看不得这村人上眼。任三官青年俊雅，举止风流，二娘十分有意，常将笑脸迎他。任三官虽然晓得，极慕二娘标致，只因花二气性太刚，倘有些风声，反为不妙，所以欲而不敢。

一日，花二在家，买了些酒肴，着妻子厨下安排。自己同李、任在外厢吃酒，谈话中间，酒觉寒了。任三道：“酒冷了，我去暖了拿来。”即便取了冷酒，竟至厨下取火来暖。不想花二娘私房吃了几杯酒，那脸儿如雪映红梅，坐在灶下炊火煮鱼。三官要取火暖酒，见二娘坐在灶下不便。便叫：“二嫂，你可放开些，待我来取一火儿。”花二娘心儿里有些带斜的了，听着这话，佯疑起来，带着骂道：“小油花什么说话，来讨我便宜么？”任三官暗想道：“这话无心说的，倒想斜了。”便把二娘看一看，见他迷迷笑眼，脸带微红，一时欲火起了，大着胆，带着笑，将身捱到凳上间坐。二娘把身子一让，被三官并坐了。任三便将双手去捧过脸来，二娘微微而笑，便回身搂抱，吐过舌尖，亲了一下，任三道：“二嫂，自从一见想你到今，不料这般有趣的，怎生与你得一会，便死甘心。”二娘道：“何难，你既有心，可出去将二哥灌得醉了，你同李二同去，我打发二哥睡了，你傍晚再来，遂你之心可好么？”三官道：“多感美情，只要开门等我，万万不可失信。”二娘微笑点着首，连忙把酒换了一壶热的，并煮鱼拿到外边一齐又吃。三官有心，将大碗酒，把花二灌得东倒西歪。天色将晚，李二道：“三官去罢。”三官故意相帮，收拾碗盏进内，与二娘又叮嘱一番，方出来与李

## 第一回

二同去。二娘扶了花二上楼与他脱衣睡倒，二娘重下楼收拾已毕，出去掩上大门，恰好任三又到，二娘随拴上门道：“可轻走些。”扯了任三的手，走到内轩道：“你坐在此，待我上楼看他一看便来。”任三道：“何必又去。”一手搂住二娘，推在凳上，两下云雨起来。任三官比花二大不相同，一来标致，二来知趣，二娘十分得趣。怎见得：

色胆如天，不顾隔墙有耳。欲心似火，那管隙户人窥。先似渴龙喷井，后如饿虎擒羊。渍渍有声，铁汉听时心也乱。吁吁微气，泥神看处也魂消。紧紧相偎难罢手，轻轻耳畔俏声高。

花二娘从做亲以来，不知道这般有趣。任三见他知趣，放出气力，两个时辰方才罢手。未免收拾整衣。二娘道：“我不想此事这般有趣，今朝方晓得这般滋味，但愿常常聚首方好。只是可奈李二这厮，每每把眼调情，我不理他，不可将今番之事泄漏风声与他。那时花二得知了，你我俱活不成的。”三官道：“蒙亲嫂不弃，感恩天地，我怎肯卖俏行奸？天眼亦难容我。”二娘道：“但不知几时又得聚会？”任三道：“自古郎如有心，哪怕山高水深。”二娘道：“今夜与你同眠方好，料亦不能。夜已将深，不如且别，再图后会罢。”任三道：“既如此，再与你好一会儿去。”正待再整鸾佩，不想花二睡醒，叫二娘拿茶。二人吃了一惊，忙回道：“我拿来了。”悄悄送着三官出去。拴好大门，送茶与花二吃了。花二道：“你怎么还不来睡？”二娘回道：“收拾方完，如今睡也。”

## 欢喜冤家

闲话休题，次早花二又去寻着李二，同觅任三官。恰好任官在家，便随口儿说：“昨晚有一表亲京中初回，今日老母着我去望他，想转得来时，天色必晚了，闻知今日海边，一班妓女上台扮戏，可惜不得工夫去看。”花二道：“李二哥，三官望亲。我与你去看戏如何？”李二道：“倘然没戏，空走这许多路途何苦！”花二道：“我有一个旧亲，住在海边，若无戏看，酒是有得吃的，去去何妨。”李二听见说个酒字道：“既如此，早早别了罢。”三个一哄而散。

不说花李二人，被任三哄去，且说三官又到家中取了些银子，着一小厮唤名文助，随了买办些酒肴，拿到花家门首。着小厮认了花家门径，着他先去，不可说与奶奶知道。自己扣门而入。见了二娘笑道：“他二人方才被我哄到海边去了，一来一往，有三十余里路程，到得家中天已暗了。我今备得些酒果在此，且与你盘桓一日。”二娘道：“如此极好。”把门掩上。三官炊火，二娘当厨。不时间都已完备。二娘道：“我想人无远虑必有近忧，万一，二哥一时回来，事未可知。若还遇见，如何是好？向日公婆住房，倒在后面。从他没后，闭门到今，且是僻静清洁，我想起来，倒不如坐在里边，料他即回，也不知道，你道好么？”任三听说，欢喜之极。即时往后边开门一看，里边床帐桌椅，件件端正。打扫得且是洁静，壁上有诗一首道：

轩居容膝足盘桓，斗室其如地位宽；  
壶里有天通碧汉，世间无地隔尘寰。  
谁人得似陶元亮，我辈终惭管幼安；  
心境坦然无窒碍，座中只好着薄团。



## 第一回

看罢，即将酒果肴器摆下，两人并肩而坐。你一杯我一盏，欢容笑口，眉眼调情。自古道：“花为茶博士，酒是色媒人。”调得火滚楼做一堆，就在床上取乐起来。这番与昨晚不同，怎见得不同，只见：

雨拨云撩，重整蓝桥之会。星期月约，幸逢巫楚之缘。一个年少书生，久遭无妇之鰥，初遇佳人，好似投胶在漆。一个青春荡妇，向守有夫之寡。喜逢情种，浑如伴密于糖。也不尝掀香翠幌，也不管挣断罗裳。正是：

雨将云兵起战场，花营锦阵布旗枪；  
手忙脚乱高低敌，舌剑唇刀吞吐忙。

两人欢乐之极，满心足意而罢。整着残肴，痛饮一番，二娘道：“乐不可极，如今天已将未牌了。你且回去，后会不难了。”三官道：“有理，只要你我同心，管取天长地久。”言罢作别，竟自出门去了。

不移时，花二已回。二娘暗暗道：“又是有些主意，若迟一步，定然撞见了。”自此任三官便不与花李二人日日相哄了。张着空儿便与二娘偷乐，若花二不时归家，他便躲入后房避了，故此再不撞见。只是李二又少了一个大老官，甚是没兴，常常撞到花家里来寻花二。

一日，花二不在家，门不掩上的，他便撞入内轩问道：“二哥可在家么？”二娘在内答道：“不在。”李二听了这娇滴滴的声音，淫心萌动。常有此心，奈花二碍眼。今听得不在